

我的妈妈是

陈丹燕 著

精灵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我的妈妈是

精灵



陈丹燕 / 著

陈丹燕经典青春文学作品系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妈妈是精灵/陈丹燕著.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10 (2015. 7 重印)

(陈丹燕经典青春文学系列)

ISBN 978-7-5395-4984-2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3123 号

我的妈妈是精灵

——陈丹燕经典青春文学系列

作者: 陈丹燕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 (邮编: 350001)

经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开本: 890 毫米 × 1270 毫米 1/32

字数: 136 千字

印张: 7.5 插页: 2

版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7 次印刷

ISBN 978-7-5395-4984-2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591-87911644

在附叔回家带她飞行的时候，
 遇到另一只在流着泪的小男孩在此
 地方，那来到本市住家作伴建筑，
 在东京西路上与村古人的建筑，
 标志着山田都市化完成程度。

精灵藏身的大树，
 在49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上站
 着，就可听到树上沙沙的声音，
 到某处奇异的响声。

精灵教堂，
 精灵的父母初次相遇的地方

街道的树上常有点奇异的响声传来，
 不知情的人，以为是鸽子或者麻雀。知
 情的人，知道那是精灵们。

附叔的家



目录

- 我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1
- 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21
- 孩子的生活可真不容易／40
- 我有精灵助考／61
- 精灵爱人间／79
- 爸爸还是要离婚／102
- 孩子能做什么／131
- 小孩学坏并不容易／145
- 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177
- 永别了，妈妈／200
- 后记／219

我家发生了
惊天动地的大事



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没有发生以前，常常就像每一个平静的日子一样。这是我的经验。

那天傍晚，爸爸在桌边打开当晚的《新民晚报》，我家的信箱太小了，每次邮递员总要把报纸叠得皱皱巴巴的，才放得进去。爸爸每次一层层地剥开它们，都说：“明天一定要换新的信箱。”可爸爸太懒，他并不去做。

妈妈从厨房里把烧好的菜端出来，她今天烧的是蘑菇炒肉片，最上面的肉片颤颤巍巍的。她对我说：“马上就好了，你先吃，吃了今天的蘑菇，你下次体育课会跑得比兔子还要快，因为兔子吃的蘑菇没有放油里炒熟。”

我从来不喜欢吃饭，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饿过，可今天很着急，把桌子都准备好了。妈妈今天为了赶画《红与黑》的插图，烧饭晚了。而我要吃完饭才能看教育电视台的《成长的烦恼》。现在除了语文数学课本，美国的电视剧《成长的烦恼》，就是我们班上全体同学都知道的东西，我和许多人一



样，最喜欢的是它的开头，一张张照片叠在一起，一个人眼看着就从小毛头（婴儿）长大了。连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是一样。我们都盼着长大，可以不要天天上课受苦。我是那么爱这部电视剧，以至于也喜欢照相这件事了，我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送给我一台小的傻瓜照相机，只要一有空，我就自己拍一些照片。只是我的技术不好，拍出来的妈妈，总是没有影子，也很模糊，拍出来的小朋友，倒是很清楚的。

我在为爸爸倒酒。爸爸是外科医生，就是那种拿了一把刀杀人家肚子来养活我和妈妈的人。他每天回家时都是好累的样子，从来不用他的那套钥匙自己开门，他不耐烦摸钥匙，他永远是“嘭嘭”地敲门。走进家门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总是留着一种受了苦的样子，好像我们班上最顽皮的天王知道要被老师臭骂了，一步一步，怕踩死蚂蚁似的走向老师的那种样子。所以他常常在晚上喝一点酒，然后他的脸会很快红起来，然后，就活过来似的开始说话。他非常仔细地读晚报，连中缝里的人启事都看，好像他家也丢了人一样。

他坐在他的专用椅上（那是一把摇摇椅），呱嗒呱嗒用力地摇着，然后把报上的事告诉妈妈，妈妈总是顺着爸爸说话，爸爸一说报纸上的房产广告骗人，妈妈就说：“什么离地铁仅



一百米，要么最大号的翅膀的速度是一百米啦。”妈手里常常在赶画着什么白天没画完的插图，她是个自由职业的画家，在家里工作。

桌子上有三个杯子，爸爸的杯子要倒黄酒，我的杯子要倒雪碧，因为我没满十六岁，不能喝可乐。妈妈说可乐里面有一种东西，会沉淀到小孩的牙齿上，把小孩的牙变黑。妈妈说，女孩子不能有黑牙，中国古代的女人都长着黑牙，所以她们从来都捂着嘴笑。妈妈常说这样的话，爸爸一听到就会说：“不要瞎三话四（瞎说）。”妈妈的那个杯子要倒上可乐，她热爱可乐。我们家的三个人，每天吃饭都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用自己的杯子。

就在这时候，我发现自己把爸爸和妈妈的杯子搞错了，等我反应过来，妈妈的杯子底已经被我倒上了一点黄酒。可它的颜色真的与可乐的颜色差不多，我知道妈妈从来不喝酒，甚至也不吃醉虾。可杯子底的那一点点酒色，真的看上去一点危险也没有。那天我们体育课上跑了步，我的腿很酸，《成长的烦恼》马上就要开始了，要是我不赶紧坐下来吃，就来不及看开头了。我借着妈妈的杯子尝了尝，只是有一点酒味道，和可乐里的中药味道也没差多少。



爸爸在后面的大摇椅上大喝一声：“陈淼淼，不准偷喝可乐，牙要黑的。”

吓我一大跳。

妈妈听到，也在厨房里跟进一句：“陈淼淼，不要偷喝。”

小孩子的灵魂长得不牢，是不可以吓的。被他们俩一喝，我马上把真的可乐哗地冲了进去。是怕他们发现了我的真实小错误，还是什么别的，我不知道。小孩子在爸爸妈妈的一声大喝里，就会做出莫名其妙的事。

妈妈的杯子里倒满了真的可乐，我也不能把整杯可乐都倒掉啊，太浪费了。

那时候我想，下次我一定注意。因为心虚，我特别把可乐大瓶子竖在妈妈的杯子旁边，证明里面全是可乐。

这时，妈妈把饭盛来了，自从爸爸开始在晚上喝点酒，妈妈就坐在离爸爸最远的那一边桌子吃饭，她甚至不喜欢闻到



酒的味道。

妈妈喝了她的可乐。

妈妈突然满脸一白，含着第一口可乐，推开桌子跳将起来。她的眼睛瞪得好大，惊慌地看着爸爸，然后又射向我。

爸爸也跳起来，一把接住了妈妈。

妈妈的身体在爸爸的胳膊里轻轻挂下来，像一块最轻的绸子。爸爸挽着妈妈的身体就往他们卧室里去。

在走廊里拐弯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垂下来的双腿像绸子衣服被风吹过的时候那样，飘了起来。

像太阳从云里一点点爬出来，阳光一点点地在地上亮起来那样，妈妈那飘飘摇摇的两只脚一点点地变成了蓝色。

我吓呆了，我以为是科幻电影，不是真的，只是像真的一样，就像《E.T.》。

本来我想帮妈妈托住脚，可我害怕。她软软脚又飘了





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没有发生以前，常常就像
每一个平静的日子一样。这是我的经验。

一下，红色的布拖鞋从她蓝色的、透明的脚上滑了下来，“砰”地落在我面前，像不小心从桌子上碰下来的一个苹果。我大叫一声。

我从来没听到过有这么尖、这么恐怖的声音，我都让它吓住了。

在我吓得尖叫的时候，爸爸已经把妈妈抱进了他们的卧室。遥远的灯下，我看到妈妈的脸也变成蓝色的了，像一块蓝色的手帕，那么轻，那么薄，那么飘飘摇摇的。接着，看不清了，被蓝布遮了起来似的，妈妈的脸不见了。

妈妈成了一团蓝色的影子。

我不敢靠前，也不敢自己在客厅里待着，妈妈座位上的那一小碗饭，还在冒着一点点白色的热气，就好像妈妈马上就会出来一样。我拉着爸爸的衣服，紧紧靠在爸爸的后背上。我的心好像很痒一样的，它不停地发着抖。我看到了妈妈的手，它们还是从前的那种细细长长的，可现在是蓝色的，紧紧地握着，上面布满了蓝色的细小的皱纹，它在我的尖叫声里慢慢地松开，伸出一只食指，轻轻地摇了摇。这是妈妈的动作。



“别怕，陈淼淼，她是妈妈。”爸爸这时腾出手来，搂住我。爸爸的手真凉，湿乎乎的全是汗。我这才知道什么叫冷汗，就是爸爸手心里的那种冰水似的汗。

“她怎么了？”

“她一定是喝下酒了，她不能喝酒。”爸爸说。

“她喝醉了？”我问，“快送妈妈去医院呀。”

我想起来了卫生课上老师告诉我们说，急救中心的电话是120。

爸爸转过脸来，抱着我，望着我，看了我半天，说：“陈淼淼，你不要怕，你看见了我们家的秘密，不要对任何人说，爸爸告诉你，你的妈妈不是真正的人。”

我听不懂，妈妈不是人，那是什么？

“是真人以外的一种人，我们这个世界很大。”



那又是什么意思呢？看爸爸那费力的样子，好像是很惭愧说出这件事。

“你是说，妈妈是鬼魂？”

我想起每年暑假都在中午的儿童节目里播放的小鬼魂盖思波的动画片。可它是动画故事啊，小魂灵生活在大森林里，和一大群会说人话的动物在一起，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我，是一个真正的小孩子，在上海一师附小上学，会放很臭的大蒜屁，不一样啊，我是真的！可怎么也看见了鬼魂了呢？

“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爸爸马上纠正我说，“另外一种人。”然后他紧了紧搂着我的手，有一点悲痛地安慰我说，“你别怕，她不会害你的，她不是你说的那种鬼魂。”

“那是什么？”我问。

“是属于另外一个空间的人。我们这个世界就像是蜜蜂的窝一样，有好多洞洞，住着不同的人。你妈是另外一个洞洞里住的人，它们不害人。你说你妈妈害过你吗？”



“看上去它和人一样的。”我想起妈妈平时的样子。

“可也不是真的人。你看——”爸爸指指妈妈，他袖子带起来的风，都能把妈妈吹得摇晃半天。爸爸赶紧过去把门窗关紧，怕风把妈妈吹跑了。

她那么轻，幸亏被子重重地压着她，看上去像是被压住的一个氢气球。气球散发出来的是橡皮气味，而她却散发着很浓重的黄酒气味。这真是奇怪，她连一口都没喝下去，只是沾了一点点啊。看样子，她也不会吃人，不像书上写的那些真正的鬼魂。她怎么能吃人呢？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

是我犯了大错误，好在爸爸没心思追查。

爸爸说，酒里的酒精，是它最怕的东西，一碰就会现原形。

紧闭门窗的爸妈的卧室里，有一种从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的阴冷的寒气，像冰箱打开了门后散发出来的那种带水的寒气。那是妈妈的床上发出来的气味。当你仔细地闻，就能闻到里面的一种甜甜的腥气，让我想要吐出来。妈妈像是一块那样

